



新居

华西里·庫庫什金等著

華西里·庫庫什金等著

新

居

朱家銓 金 瑛譯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• 1957 •

27200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共收六個短篇。“新居”寫一對青年恋人，為了同志的幸福，寧肯放棄自己的權利，把可以分配到的房子讓給同志，而延遲自己的婚期。“姐妹倆”寫兩個具有不同人生觀的姐妹：一個貪圖安逸，結果成了丈夫的寄生蟲；一個熱愛勞動，結果獲得了真正的愉快。“丹妮”寫一個失戀的姑娘，克服自己的痛苦，重新打起精神，迎接新的生活。“生日”寫一個家庭婦女對工作的熱情。本書的內容主要都是有關愛情和家庭生活等問題。通過本書，能使我们了解以什麼態度對待愛情和家庭問題才算是正確的。

新 居

華西里·庫庫什金等著

朱 家 銓 金 瑛 譯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155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11號

上海市印刷五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 號 1247

開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張 3 字數 60,000

1957年2月第1版

1957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10,000 定價(6) 0.26元

統一書号：10078·1247

定价：二角六分

目 次

新居.....	華西里·庫庫什金(1)
姐妹倆.....	符拉基米尔·李金(12)
沒有實現的約會.....	薇拉·斯彼列達諾娃(22)
丹娘.....	阿·穆沙托夫(43)
女伴.....	阿·伏洛申(54)
生日.....	莫·尤菲特(75)

(A034/14)

新 居

華西里·庫庫什金

在新的還散發着樹脂香味的階梯上，格奧爾基猶疑不決地站定下來。他竭力不看自己的愛人，胆怯地向她懇求道：

“莉達，你在這兒等一会……可以嗎？”

“可以，”莉達勉強地回答。“我不會走進工廠管理委員會的。免得損害你那男子的自尊心。”

莉達走到長椅跟前，毛茸茸的山梨樹樹枝垂懸在長椅的上空。但她記起了一件事情，霍地扭轉身子，敏捷地穿過廣場，向一家百貨商店奔去。她的一塊頭巾隨風飄動着。

當格奧爾基出來的时候，莉達已經不在了。突然間，不知是哪一個女郎的柔軟的手從背後把他的眼睛遮住了。平常，他的妹妹也是这样神不知鬼不覺地走近他的。可是，現在她在列寧格勒。這到底是誰呢？格奧爾基企圖捉住這個姑娘，但她敏捷地躲避開了。最後，他終於乘機用手迅速地碰到了她的外衣。噢，當然羅，這除了莉達之外，還有誰的口袋里會裝着松子！

看來，自從工廠住宅分配委員會接收大松樹街上的一座新房子那一天，也就是星期五那一天起，格奧爾基還沒有看見自己的女伴這樣高興過。在這座新房子里應該有他的住宅。他剛剛去領過新居許可証……

莉达挽住他的手，信任地說：

“我已經去过商店，选中了兩只櫃子——放置衣服和書籍，和一只綠絨面子的寫字台。”

格奧爾基沒有作聲。莉达了解他的理想——为新居買一只寫字台和一只書櫥，可是，現在，他甚至連这些东西是什么顏色也不問一声。这种沉默，使莉达生气了。

微風把头巾从她的肩上刮到了山梨樹上。莉达並沒有發覺这一点。

“是不是你不喜欢我們馬上就要永远在一起？”

“莉杜什卡，你可真会假想啊！”格奧爾基親熱地笑着說。

愉快的心情又重新回到了莉达的身上。她倚在格奧爾基身上，幸福地低声說道：

“我們生活將是非常美滿的！……我已經編了那么多的花边！在餐室里我們要鋪上絨毛的路氈，等到我們生活得更加富裕时，再買一条地氈，把它鋪在壁爐旁。”

“你知道嗎？莉达，”格奧爾基抱歉地說道。“制酸工人馬克西莫夫生了双生子……但他却住在公共宿舍里……我的意思是……你明白……我放弃新居許可証，把它讓給了馬克西莫夫……”

“你放弃了新居許可証？是你自己嗎？……真是一个沒主見的人！你比沙姆兴差得远哩！”莉达突然發怒了，她用憎恨的眼光打量着格奧爾基。

她这时才發覺自己的头巾落在山梨樹上，狠狠地扯了下來，轉身跑掉了。

“莉达！……莉杜什卡！”格奧爾基喊道。这时，他不知道

跟着莉达走好，还是回到工厂管理委员会去好。去拿新居許可証还不迟哩……

当他正在打主意的时候，馬克西莫夫从过道那面出現了。他向來是一个愁眉不展、沉默寡言的人，而現在沿着小路走向工厂管理委员会去的却是另一个馬克西莫夫——一个变得年輕的、好像已經成長了的人。馬克西莫夫的这种喜悅心情帮助格奥尔基战胜了胆小和懦弱：他没有回到工厂管理委员会去拿新居許可証。

然而，他还是很不安：如果莉达認真發起脾气來，怎么办？

在前年，联合工厂的姑娘們对格奥尔基也曾經是同样親切和友愛的。但是，有一次，在打排球的时候，他看見球網那一面，有一个姑娘使他特別喜欢，他甚至小心翼翼地、輕輕地把球托給了她。

可是在打完球以后，姑娘却和鮑里斯·沙姆兴——这个幸运兒，漂亮的人兒一起走了。格奥尔基在同志們那里知道了，这个姑娘叫莉达，她在纖維素冲洗工段工作。

下一个星期日，工厂里举行了集体乘船游湖活动。格奥尔基迟到了，船上所有的地方都挤滿了人。他忽然听到向他这边送來的莉达的声音：

“你到我們这兒來吧！大家挤緊一点……”

他們倆就这样認識了。

随着几次愉快的会面之后，給他帶來了一連串的煩惱。格奥尔基常常看到莉达和沙姆兴在一起。他也曾發誓不再跟她見面，可是，只要莉达一走近他，向他一微笑，他的苦惱就馬上消失了。

他們倆友好地、真正地相愛起來了。他們倆早該舉行婚禮，但碍事的是，兩個人全住在公共宿舍里……

現在就是他，這個格奧爾基，把自己的新居許可証讓給了有家的同志，放棄了自己的幸福。

格奧爾基帶着苦惱的心情回到了車間里。

“難道就永遠鬧翻了嗎？”他想，“為什麼她又記起了沙姆興呢？”

在工作到下半個班的時候，莉達還是無法安心做好工作。她常常去望望鐘表。汽笛鳴響之後，她不想在出口處碰到格奧爾基。她請求門崗讓她走後夫們的邊門到小河边去，她順小橋走到了對岸，出現在田野上。

四周繁密的裸麥已經結了穗，天空看不見的雲雀在吱吱地叫着。真是太美啦。可是，莉達並沒有注意到這些。她的思想是在出口處，她知道，格奧爾基正在那兒等着她。她的女伴們早已過去了，但他還是久久地站在那兒等着。讓他去站着吧！讓他去痛苦吧，這個沒有個性的“飯桶”！讓他準備把一切都讓給別人吧！……莉達覺得，決裂——對他說來還是一種不太嚴重的懲罰。她甚至於想像到，當他知道她嫁給沙姆興的消息時，他將是怎樣的痛苦。

格奧爾基和鮑利斯·沙姆興是同一天進入這個聯合工廠工作的。有一個時候，莉達甚至喜歡過沙姆興。在飯廳里，沙姆興常常設法給她占位子。他經常有幾張戲票。在小伙子當中，未必會有誰跳舞跳得比他好，衣服穿得比他漂亮。夏天，他穿着一件灰色的運動衫；冬天，換了一件黑色的。在看戲的

时候他常常穿深藍色的；跳舞时，又換了一件棕色的。

像沙姆兴这样的年輕人，往往是姑娘們所喜欢的：他有着中等身材，身腰畢挺像个軍人，鵝蛋形的臉，一双灰眼睛，外加上付像塗上皮鞋油似的眉毛和一头烏黑的秀髮。

莉达的女伴們很贊美沙姆兴，可是，她却更喜欢和格奥尔基接近。和他在一起时，她感到輕松，方便。任何时候，不会从他那里听到品头論足的話，比如說，这件衣服她穿上很合適，而这件不合適，那一件又使她顯老了，而穿上另一件她又有些像“小地方來的人”了。格奥尔基不像沙姆兴一样，他不强求她拿下胸飾，戴不时髦的髮夾和骨制別針。在晚会上，当莉达和沙姆兴在一起的时候，她总感觉到自己好像被圍在鉄籠里似的，每一个动作，每一种姿勢，都必須准确地適應他所想出來的礼節。

去年秋天十月里，莉达和格奥尔基在河岸上散步。莉达想要一枝睡蓮，但从岸边不能采到它。格奥尔基迅速地爬上一棵柳樹，樹枝低垂到河面上，他抓住樹枝懸挂在水面上，折了一大束睡蓮，但在拉着一枝大蓮花时，一不小心跌進了小河里。

天气寒冷，刮着風；莉达担心格奥尔基可千万別感冒着。他在灌木叢里擰干衣服，可是，沒有办法使自己暖和過來。莉达把他帶到食堂里，讓他喝了几杯摻和着伏特加酒的热茶。当筏夫們在水上碰到惡劣的天气时，他們就是这样“治療”的。

难道聪明的、小心謹慎的沙姆兴会干出这样的“蠢事”嗎？

在联合工厂里，沒有一个煉鋼工可以比得上格奥尔基，可是，不知为什么緣故，獲得去克里米亞南海岸或高加索療養証

的向來不是他，而是沙姆兴：早在冬天，他就開始躲避醫生的檢查，自有一套地“害着病”，所以一到春天，他的療養証就變成完全合法的了。每當百貨商店里運到貴重的毛織品、新式皮鞋和上等襯衣時，沙姆兴總是比誰都去的早一步。

在小榆樹街上的七座住宅的建筑工程剛結束不久，沙姆兴的母親就突然帶了三個孤兒——外甥來找他了。住在这个年輕人宿舍里的人，從此以後，誰也不敢再提出申請房子的要求了，免得搶先于家口繁多的同志。伙伴們是同情沙姆兴的，甚至於對他有些敬重：可不是開玩笑哩，本人還很年輕，就要負擔這樣的大家庭！

沙姆兴分配到一座住宅。過不多久，這三個外甥忽然像煙霧似的消失了。同住在一起的人都說：沙姆兴需要這“幾個外甥”只是為了獲得一座住宅。

現在，莉达竟然惱怒到這樣的程度，甚至連沙姆兴的狡猾、詭詐和“神通廣大”，她也覺得是“勇敢有為”了。她恨不得更厲害地刺激一下格奧爾基，但同時又舍不得他老在出口處白白地等她。如果格奧爾基也真的動氣了，去陪卓婭又怎麼辦？……

忽然，莉达想像着，不是格奧爾基，而是她自己正在到工廠住宅分配科去……她急急忙忙地走去領取新居許可証。現在，她有了一所住宅——自己的，一所獨立的住宅。她和格奧爾基曾經長久地、熱烈地想望過這樣的住宅……但是，她為什麼不為此而高興呢？她為什麼不稱心呢？是不是因為憂郁的制酸工人馬克西莫夫用責備的目光看她呢？莉达清楚地

知道他住得很挤，而现在，当家里又增加了一对双生子的时候……

又疲倦又饥饿的莉达回到了住宅区。在公共宿舍外室的桌子上放着几封信，可是也没有他的便条。这就是说，格奥尔基真的生气了。做的对：她既然是这么可恶，那就让她去苦惱一下吧！莉达在床上蒙着头哭了好久。自然，格奥尔基并不了解她是多么想和他永远在一起哩。

住在公共宿舍里的姑娘们发觉莉达在鬧思想情緒，并且推測到她是和格奥尔基發生了爭吵。但是，她們根据自己的經驗都懂得，在十九歲的時候，痛苦的來和去都是很快的。女伴們沒有劝莉达不要哭，因为明天是休息天，爱人一見面就会和解的。

清晨，在吃早飯的時候，小伙子們都到姑娘們那里來了，但是格奥尔基並沒有托人帶張便条來。莉达出去散步，一直走到樹林里，然而，任何地方也沒有碰到格奥尔基。她伤心地、低低地垂着头回到了住宅区。

在新住宅的小庭園里，沙姆兴的母親正在煮果子醬。她一看見莉达，就用一塊膠合板盖住了盆子，急急忙忙地走進屋里去了。沙姆兴出現在裝有花边窗帘的窗口旁，殷勤地向莉达微笑着。

莉达生怕沙姆兴過來硬要送她回去，便急急回轉到小巷內，向男工宿舍走去了。

格奥尔基的房間是在房屋左半边的深处。在他房間的門上挂着一張發黑了的厚紙，上面寫着：“客人不必敲門，請進來吧。”

尽管是那样無条件的邀請，莉达还是敲了敲門。在一間寬敞的房間里，使人感觉到呈现在眼前的是战士的生活秩序：所有的床鋪安排得整整齐齐的，床头櫃上鋪着一色的小桌布。房間里只有巴維尔·戈罗別夫。他的膝盖上放着一只喇叭，在椅背上倚靠着乐譜。

“請原諒，我打擾了你，巴夫罗沙！我要見……”

“來晚了！悲觀者已跑去跳河自殺了。”巴維尔憂郁地打断了她的話，說道。“他的朋友巴維尔·符拉基米洛維奇想学会送殯曲，可他連这一点功夫都等不及。”

莉达扭过身去，好使巴維尔看不見她的臉。

“我使格奥尔基生气了……我輕率地說他是個飯桶，說他远不及沙姆兴……”

“从你这样的姑娘嘴里說出‘飯桶’倒还可以勉强入耳，”巴維尔以空談哲理的口气說，“可是，拿沙姆兴來做比較，那可能要糟糕得多了，这簡直是侮辱……你說，小姐，你在什么地方說這話的：是在工作的时候，还是在家庭的小圈子里？”

“在工厂管理委员会的山梨樹附近的小牧場上。”

“噢！”巴維尔輕松地透了一口气說，“如果在山梨樹下面，那末，顯然是个不公开的場所了……”

“我不是來开玩笑的！”莉达生气地說。“格奥尔基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我喜欢客气的談話！……至于你所欢喜的那个人，也許还没有溺死……到那边角落里拿一付小釣鈎，請你沿着山梨樹繞三个圈圈，吹一口气，吐一口唾沫，然后，請你直奔小河。这个小釣鈎在家庭悲剧中有时会帮助解决……”

莉达熟悉联合工厂的釣魚者所爱好的地方——水磨堰堤附近。这天早晨，格奥尔基和制酸工人米沙叔叔在那兒釣魚。他們坐在近水边的石头上，这时，在岸上燃着篝火，水在鉄鍋里热起來了。

莉达在小河堰堤的上游給自己選擇了一个地方。米沙叔叔开玩笑地埋怨道：

“小姑娘，这样可不行：你把我們的魚都攔去了！”

莉达很会挖蚯蚓，她一小撮一小撮地放進罐子里，但却不会把蚯蚓放到釣鈎上，莉达向着正在煮魚湯的米沙叔叔那边走去，她看着他洗葱头。她並沒有朝格奥尔基看，对他說道：

“給我放上一条蚯蚓吧！”

格奥尔基在小罐里选了一条肥大的蚯蚓，吐上一点兒唾沫，把它放到釣鈎上。莉达好像低声說了一句“謝謝”之后，就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。

不一會兒，她的小釣鈎上的浮子猛烈地被拖到水中去了。莉达屏住呼吸从水里抽出釣絲來。一条銀色的魚在釣鈎上閃閃發光。莉达高兴地扑到有一条棘魚活蹦乱跳的草地上。她从小釣鈎上把它取下來，小心地放進了小木桶。又不得不去請格奥尔基放上一条蚯蚓。

米沙叔叔已經煮好了魚湯。他請莉达尝了尝滋味。他們坐到地上大吃起來。莉达好像有生以來从沒有吃过这样好的佳肴。魚湯虽然有点烟火味，但她还是很欢喜吃。

米沙叔叔喝完了魚湯，又釣了五条小鱸魚給貓兒当中飯，而后，收拾起釣鈎，說了几句希望莉达多抓几条熏鮭魚的話之后，才慢慢地走回家去了。

……黄昏时分，莉达和格奥尔基回到了住宅区。他俩不约而同地专走菜园和小路，为的是好绕过热闹的道路。今天，他俩是这么要好啊！……

莉达很早就把某一条街上的一座小房屋当作是自己的了。昨天，格奥尔基可以取得这座房屋的许可证。现在，这座新房子的所有窗户都闪耀着明亮的灯光，旋律悦耳的手风琴声，器皿的碰撞声和客人们愉快的欢笑声正从那里传递到了街上。

在叉路上一棵老杨树旁边，格奥尔基站停了下来。

“瞧！马克西莫夫一家正在庆祝双重节日：双生儿诞生和乔迁新居。如果我听了……”

莉达由于这种没有明显说出来的责备，觉得很难为情。她把脑袋偎在格奥尔基的肩头上，低声地说：

“我是一个卑劣的人！”

“亲爱的，不是卑劣的！……你以为，我肯轻易地放弃新居许可证吗？我是多么盼你啊！有时，我也很嫉妒。但我一想到马克西莫夫一家和孩子们将是怎样一种生活，我马上就为她们着想而放弃了……我知道，你也会这样做的……”

之后，他引着她向放在路旁的圆木堆走去。

“这儿要修筑一条新街道，”格奥尔基说道，“你知道，它叫什么名字吗？”

“恋爱街！”

“没有猜中啊！这条街将叫作幸福街。我和你，莉达，我们将生活在这条幸福街上。你瞧，那就是我们的房子。”

格奥尔基指着一堆圆木料，这些圆木料旁边已经用没有

繫平的石头打好了地基。在它上面放着第一根用新鮮的、剛剛飽光的圓木制成的桁木。莉达摸了一下木头，然后嗅了一嗅手：她的手上也發出了松脂的气味。

“格奥尔基，你到底还是一个坏人！”莉达透了一口气，說道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莉达不答話。河面上籠罩着一片霧气。只有緊靠河边的一小条水面还没被霧气遮盖起來。从果木園里随風飄來一陣陣复盆子和蘋果樹的香味。

“为什么我是坏人？”格奥尔基又問道。

莉达拉着他的手，凝視着他，輕輕地笑着，說道：

“你强迫姑娘請求你吻她！”

譯自一九五四年苏联女工雜誌第十二期

Василий Кукушкин: Новоселье

姐 妹 倆

符拉基米尔·李金

姐妹倆曾經親睦地生活在一起，後來她們倆分手了。一批地質系學生到旧俄罗斯集体農庄來作夏季實習。妹妹瑪莎以一種少女特有的敏感，覺得姐姐克拉芙琪雅已開始了自己的生活。

秋天，克拉芙琪雅進了醫學院，隨著姐妹倆分手之後，她們之間親愛的聯繫也越來越少了，像這樣的事是常有的。莫斯科的熱鬧生活，使她忘懷了旧俄罗斯集体農庄，所有一切和童年時代有聯繫的事物，在克拉芙琪雅的記憶中似乎都是親切的，然而它們是無限的遙遠和幼稚。半年之後，妹妹收到了姐姐一封信。信里談到莫斯科的許多事情，但卻很少談到克拉芙琪雅自己的事情；只在附筆里，似乎是順便提到的，有這麼幾行字：“順便告訴你一件事，瑪申卡，你現在可以祝賀我了：我將要結婚了。你記得那位去年來實習的大學生阿維洛夫嗎？這個春天，他將在學院畢業了，可我還不知道，我們是留在莫斯科，還是到其他的城市去。”

在草的字里行間，看得出有一種急于表達幸福的願望，可是，瑪莎並沒有向姐姐發一點牢騷，說她關於自己的問題寫得過於簡短。

後來，個人的生活以及與之有聯繫的一切，顯然，使克拉